

歐洲近代文藝

第一編 萌芽時代

第一章 文藝復興 (Renaissance)

要想明瞭歐洲近代文藝，非先明瞭近代文藝思潮的來源和背景不可；那末，我們就不能不追溯到歐洲『文藝復興』了。

文藝復興的期間 歐洲『文藝復興』，究竟始於何時，是不能嚴密確定的。因為『文藝復興』的熱潮，不是陡然出現，也不是各國同時並起。所以要劃分牠究竟始於何時，是一件最難的事。有許多史家為敘述的便利，以君士但丁堡的陷落——一四五三年——為文藝復興的起點，本籍也是贊成這個意見。這種運動，意大利發動最早，而荷蘭則為最遲，直至十七世紀纔有文藝運動的勃興。

文藝復興的意義 『文藝復興』(Renaissance)一語，有兩個意義：一是『再生』(Ovo is Re-

naissance) 一是『新生』(One is New-naissance)，這兩個意義，都是不錯。因為從一方面看來，由於中世紀的人們爲基督教所麻醉，只專心一意，祈求神的恩賜，天國的幸福，完全忘了自我；到了現在，乃還復古希臘所謂『爾當自知』的態度。文藝復興就是希臘羅馬古文藝和人生觀的復活。從他方面看來，自文藝復興後，歐洲文化起了一個新的變動，文藝復興却是歐洲近代文化的先鋒，是一種新文化的誕生。英國西蒙士 (John Addington Symonds.) (一八四〇——一八九三) 在他著的意大利文藝復興 (The Renaissance in Italy) 中說，

『文藝復興的大業，就是世界發見和人間的發見』。又說：

『文藝復興史不是藝術，科學或文學的歷史，也不是國民的歷史，乃是歐洲民族中所表現的人間精神，達到自覺的自由之歷史』。又說：

『弗路倫絲 (Florence) 從雅典借得光明，正像月亮受了太陽的反射光輝一樣』。

和西蒙士同爲研究『文藝復興』的大家彼得 (Walter Pater 一八三九——一八九四) 在他所著的文藝復興論 (The Renaissance) 中也說：

『十五世紀運動有兩方面：就是半爲復古，半即所謂「近代精神」的勃興。這是伴着訴之現

實主義與經驗的事而來的。其中包含「By the ancients」歸於古代與「By the Spartans」歸於自然」二義，前者係拉飛耳（Raphael 一四八三——一五二〇）為代表，後者則以文西（Leonardo da Vinci 一四五二——一五一九）為代表」。他又說：

『文藝復興這名詞，不僅含有和現在所說的一般起於十五世紀的「The Renaissance of an ancient」古代的復活」的意味，而含有非常複雜的全運動意思。古代的復活，不過是這個運動中的一種的要素，或者一種徵象而已。在我們看來，文藝復興，是多方面而統一着的一種運動的名稱；在這種運動之中，我們可以自然地感覺到愛好知識的和想像的事物的本質，人類尋求更自由更適當的方法的慾望；一方，使經驗這種慾望的人們，逐漸探求知識的及想像的享樂，不僅引導他們到樂享的，古代的，已經被遺忘了的各種源泉，並且要指示他們更新的源泉——種種新的經驗，種種新的詩材，及新的藝術形式』。

文藝復興的原因 關於文藝復興的意義，上面西蒙士和彼得二氏的話，已經發揮得盡致了。然而，促成『文藝復興』的原因，究竟是什麼呢？我們為明瞭『文藝復興』的背景起見，略舉其重要的如下：

(A) 基督教的反動 自西羅馬帝國滅亡——西曆四七六年——後約一千年，這時的歐洲全為基督教思想所支配，至其末流，基督教不僅為形式的宗教，教會中淫逸奢侈，重罰嚴刑，達於極點；而尤為腐敗，遭社會指摘者，莫如財政：(一) 教稅 先時教皇有時到法巡視，築離宮亞凡農 (Avignon)，費用不支，乃徵稅於教民，其後宮成而費不撤。(二) 教產管理 管理教會產業的人，須預繳一年收入於教皇，管理的人，復設法剝削教民以補之，頗似中國之包辦釐稅，流弊甚多，教民苦之。(三) 贖罪費 人民犯罪，可朝教皇，或捐款以免其罪。其後不必朝教皇懺悔，祇要捐款，即可免罪。(四) 赦罪券 謂人民納一定之捐款，就可免末日之裁判，而這幾種券的發賣，乃委之銀行，好似賣股票的樣子，且時有強迫人民購買情事。教會腐化到這種地步，人民當然不能忍受，其始羅馬法王格來郭利 (Gregory 五四〇——六〇四) 以『無知是信仰之母』為標語，禁讀聖經，禁止一切學問，以愚民政策，維護教權。但是到了『文藝復興』時期，人們的苦悶，無可再忍，於是反基督教之思潮大為澎脹。為促成『文藝復興』第一個原因。

(B) 科學的助長 其次助長文藝復興的導因，便是科學的萌芽。在一四五三年之前一世

紀，意大利人已經從摩爾人 (Moor) 學得造紙之術；一四五三年之前十餘年，德國的馬因志 (Mainz) 地方即開設印刷所。因為造紙及印刷術的利用，使學術和思想易於傳播。自羅哲爾倍根 (Roger Bacon) 預言科學的勝利，科學的結晶，日漸興旺，到哥伯尼 (Copernicus) 一四七三——一五四三) 的天體運行論出現，而舊約之創世紀遂失其根據。此外一四八六年達耶茲 (Diaz) 發見好望角，一四九二年哥倫布 (Columbus) 發見美洲，一四九八年加瑪 (Vasco da Gama) 發見印度；使歐洲人陸續發見從來所不知道的許多新大陸，受了新鮮的刺激，氣象一新，於是新的思潮，如狂濤奔放。

(C) 政治的扶植 自從聖羅馬皇帝在十三世紀的時候，拋棄了意大利之後，意大利總得脫離日耳曼的政治漩渦。但米蘭 (Milan)，威尼斯 (Venice)，佛路倫斯 (Flores)，里昂 (Lyon) 奈波里 (Naples) 各政府，不能統一，各自為政。強凌弱，衆暴寡，競爭之烈，無異近且列強。除軍人政客，大肆活動外，而賢明之君主，亦頗以獎勵學術，裝飾自己的門面為責任。其中佛路倫斯的梅提西家 (Casini de Medici) 就是一個好例。在他一家中，接連產生了兩位賢明而能幹的君主。一為加塞姆 (Cosimo)，一為加塞姆的孫子羅梭索 (Lorenzo) 他祖孫二人，